

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的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

——以鹤峰县燕子镇石龙洞村为个案

丁洁莹 (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 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地方文化、淳朴的民风民情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游客, 现今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广阔的前景。民族地区乡村虽然具备发展旅游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 但是民族地区乡村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困境。通过对鹤峰县燕子镇石龙洞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典型个案研究, 总结出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面临着乡村精英缺失、乡风乡情淡薄、民族文化消逝等现实困境, 可通过培养和留住乡村人才,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培育乡风文明, 营造和谐的乡村氛围; 挖掘民族文化内涵, 打造特色文化旅游村这3项重要举措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乡村旅游; 现实困境; 路径选择; 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 F 59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12-0117-04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0.12.03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Path Choic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Taking Shilongdong Village, Yanzi Town, Hefeng County as a Case

DING Jie-yi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Hube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Enshi, Hubei 445000)

Abstract Rural tourism attracts tourists with its unique local culture, simple folk customs and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Nowaday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has broad prospects. Although villages in ethnic area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hey also encounter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a typical cas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Shilongdong Village, Yanzi Town, Hefeng County, it is concluded that rural development tourism in ethnic areas is faced with such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s the lack of rural elites, the lack of rural customs, the disappear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we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ethnic areas by cultivating and retaining rural talent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ultivating rural civilization, creating a harmonious rural atmosphere, excavating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building a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tourism village.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Realistic dilemma; Path choice; Case study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积极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的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1]。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乡村旅游不仅成为培育乡村经济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需要,而且具有了改善乡村环境、丰富乡村经济和修复乡村文化等功能^[2]。由此可见,乡村旅游对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自然风光、乡村民居和乡村文化等为对象,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旅游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式。它具有乡土性、知识性、娱乐性、参与性、高效益性、低风险性以及能满足游客回归自然的需求性等特点^[3]。

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地方文化、淳朴的民风民情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游客。尤其是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封闭的自然环境不仅孕育了丰富且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如民间信仰仪式、民族歌舞、特色民居等,还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基本生活准则的传统乡村共同体,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圣地。但是民族地区乡村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境。笔者通过对鹤峰县燕子镇石龙洞村发展乡村

旅游的典型个案研究,吸取经验,反思教训,总结出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面临着乡村精英缺失、乡风乡情淡薄、民族文化消逝等现实困境,可通过培养和留住乡村人才,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培育乡风文明,营造和谐的乡村氛围;挖掘民族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文化旅游村这3项重要举措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 石龙洞村旅游发展概况

1.1 石龙洞村的基本情况 石龙洞村地处恩施市鹤峰县东部,距鹤峰县城15 km,国土面积12.31 km²,其中现有耕地面积约121.87 hm²,茶园面积约32.00 hm²,林地面积约1 109.33 hm²,平均海拔接近1 100 m,森林覆盖率90%,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茶叶、箬叶、药材、林业和乡村旅游逐渐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全村辖6个村民小组,266户,共计766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居79.3%,是典型的民族村。

1.1.1 自然资源富集。集山、水、洞、林于一体,溶雄、奇、险、幽于一炉的石桥洞村主要因“洞”得名,穿村而过的石龙河潜入地下,一个洞吞没了一条河,神奇的石龙洞因吸引众多游客寻幽探险而声名远扬。

1.1.2 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湖北木林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4A级满山红景区、东方仙本那“太空船”所在地屏山、世界最大坡立谷董家河四大景区的腹地。

1.1.3 文化底蕴厚重。石龙洞村由“史”得名,万里茶马古道,石龙古老驿站,各地的茶商和墨客云集于此。明末清初之际,著名诗人顾彩曾在此地盘桓数月,观景吟诗作赋,乐不

作者简介 丁洁莹(1996—),女,湖北荆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收稿日期 2020-01-08; **修回日期** 2020-02-20

思归,留下了“人言此是桃源地,不信桃源如许奇”的深情感慨,有文化活化石之称的“傩愿戏、三棒鼓”,还有贺龙元帅领导红军开展红鱼溪等狙击战的战场遗址。

1.1.4 交通条件便捷。距鹤峰县城仅15 km;鹤南省道穿村而过;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宜来高速鹤峰东段。北进恩施、东出宜昌、南抵张家界,可实现“2小时交通圈”。

1.1.5 基础设施完善。修建旅游公路4 km,并且全部路面硬化到位;6 m宽1.3 km长的快速旅游通道已开通;电力、通讯、饮水等重要基础设施已基本建设完成。

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的优势或独特的地方文化及典型的“生态、立体”农业是发展“乡村旅游”应具备的条件^[4]。石龙洞村具备发展旅游的各项条件。

石龙洞村先后被评为“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湖北省绿色幸福示范乡村”“恩施州魅力乡村”“最美市场主体”和“恩施州美丽乡村”。该村发展旅游的总体定位为“一谷四区”,即以“哈葫芦养生谷”为游览中心,以“三里荒晒氧度假区”“石龙河滨河民宿区”“雷打岩生态体验区”“石龙洞峡谷探幽区”四大景区为辐射区。

1.2 石龙洞村发展旅游的路径

1.2.1 以乡情乡愁为纽带,汇聚“乡贤”力量。受到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众多年轻力壮的农村青年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选择外出务工,留守乡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人口空心化现象严重,村中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

目前乡村发展旅游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缺乏人才。一些拥有乡土情怀的成功人士虽然在外事业有成,但是还深深地恋着家乡,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2016年初,村民郑孝奎回乡参加党组织生活,看到曾经美丽热闹的故乡发展落后,便毅然放弃城内成功的事业,回乡创业,于2016年7月创办鹤峰石龙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 000万元,后于2017年与同样富有乡情乡愁的港商田红霞合资创办了鹤峰哈葫芦生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他们在石龙洞村发展旅游,不仅增加了乡亲们的收入,还逐步完善了基础设施,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村民郑孝奎先生有知识、有资财、有道德,重返乡村,助力家乡发展。港商田红霞虽然不在家乡,但是通过现代通信技术与家乡取得联系,委托其兄田洪涛全权代理旅游公司日常事务。他们都是富有乡土情怀,愿意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的乡贤志士,不仅投入大量资金,还以乡村振兴规划为蓝图,协助村两委一同制定《石龙洞村村庄规划》,响应党中央发展乡村旅游的号召,聚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休闲农业试点村,努力将石龙洞村建成世人向往的现代“归园田居”。

1.2.2 挖掘乡村文化娱乐资源,开发参与型项目。石龙洞村集山、水、洞、林于一体,溶雄、奇、险、幽于一炉,景色优美。石龙洞村不仅充分利用了天然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建成了以有机茶、水果、蔬菜、中药材等农产品为主的综合性特色产业开发基地近66.67 hm²,其中包括高山生态马铃薯、生态果园、花海、有机生态茶园,并将生态农业

与参与性旅游结合起来,开放生态农业区,建设高效果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园,提供有机茶园采茶、生态果园摘水果、花海赏花等参与型旅游休闲项目,而且还打造了哈葫芦田园综合体,投资建成横跨石龙洞峡谷的一座玻璃桥和步步惊心彩虹桥。

这类将生态农业和峡谷探险相结合起来的参与型旅游项目,一方面,满足了游客亲近美丽的大自然,享受乡村田园生活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迎合了现代年轻人追求刺激的需求。民族地区的农旅融合产生了农业旅游、休闲农业、村寨旅游等新兴形态,其本质是产业融合,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统筹发展^[5]。石龙洞村旅游把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传统农业注入了现代旅游的新血液。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乡村旅游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为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开辟了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1.2.3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培育良好乡风。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通讯工具逐渐进入了石龙洞村民的日常生活,加上近年来石龙洞村积极发展旅游,外来人和本村人的文化思想观念发生碰撞,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村民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部分村民不再像以前维护着石龙村的整体利益,而转之维护个人利益,这使得石龙洞村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极易产生利益纠纷,不利于乡村旅游的持续长久发展。发展乡村旅游要营造和谐的乡村环境,石龙洞村坚持“立德铸魂”,建设文明乡风示范村。一是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文化教育,组织村民进行文明实践活动,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二是建设“易满成工作室”(2019年4月,鹤峰县燕子镇司法所原所长易满成获评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发挥榜样效应,学好人,做好事。

1.3 石龙洞村发展旅游中存在的问题

1.3.1 乡村旅游专业人才匮乏,服务质量不高。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民宿产业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存在着规划滞后、基础薄弱、低水平经营、管理缺位等突出问题,急需在特色、文化、管理、市场、协同等方面予以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6]。

石龙洞村在石龙河滨河民宿区建有土家吊脚楼特色民居、园林小别墅和经济实惠的中低档民宿。仿建的土家吊脚楼特色民居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犹如一曲凝固的土家族古歌,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和表现出土家族的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和艺术才能,是土家族建筑与艺术相结合的典范,“看风水”“拜山神”“祭鲁班”“砍梁木”“锐福事”等民俗事象在吊脚楼建造中的大量出现,充分显现土家族浓郁的乡风民俗,游客住入其中能感受到土家族的民族风情。园林小别墅富有现代色彩,精致小巧,舒适度更高。中低档民宿在旅游高峰期可接纳更多游客,提高了景区的接待能力。3种不同风格的民宿相互协调,不仅充分满足了各类游客的需求,还体现了当地民族特色与现代建筑元素相结合的设计理念。

虽然石龙洞村的民宿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其在经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石龙洞村的村民大多文化水平较低,自身素质不高。村民的身份从农民转变为专业服务

人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服务观念淡薄、服务质量较低及工作衔接度较低等,导致服务者和游客之间可能产生误会,影响旅游者的游玩体验,进而影响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3.2 未充分挖掘本民族文化特色,旅游产品趋于同质化。石龙洞村依靠其自然资源富集的优势,开发了农旅融合的休闲生态旅游项目,但是石龙洞村在旅游开发中忽略了对文化资源的挖掘。

石龙洞村位于民族地区,不仅有土家族哭嫁、傩戏、三棒鼓、土家语等精神文化,还有红鱼溪等狙击战战场遗址、土家族吊脚楼、土家织锦、土家腊肉腊鱼等物质文化,但是在石龙洞的旅游开发中,对于当地精神文化的挖掘几乎没有,对于本民族物质文化的挖掘也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入侵,民族文化逐渐消逝的现状所致,另一方面在于村两委死板按照上级部门的指示去规划建设乡村,盲目借鉴发展势头较好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进行统一规划。而辅助村两委进行旅游规划的石龙洞新乡贤多属于经济乡贤,文化乡贤缺失,对于富有文化特色、地域传统和民族风俗的产品开发力度不够,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影响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

1.4 石龙洞村发展旅游的经验教训 石龙洞村发展旅游有着先天的自然优势和独特的文化优势,虽然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但是忽视了对文化资源的充分挖掘,使之无法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要。总结起来,首先,虽然石龙洞村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开发参与型和峡谷探险型相结合的旅游项目,迎合了游客欣赏田园风光、融入乡村生活及追求刺激的心理,但是却忽视了对游客最具有吸引力的民族文化。第二,石龙洞村新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建设,对石龙洞村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可是石龙洞村并没有建立一套激励新乡贤回归的体系,一是新乡贤数量少;二是新乡贤的类型单一,多为经济乡贤,文化乡贤少;三是石龙洞村未与在外精英保持联系,新乡贤回乡参与家乡建设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第三,石龙洞村之所以服务专业人员匮乏,服务质量较低,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村民的文化水平较低且缺乏经营意识,新型农民较少。

总的来说,石龙洞村具当前大多数乡村发展旅游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石龙洞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吸取经验,反思问题,分析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的现实困境,并提供一些针对性建议。

2 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现实困境

2.1 乡村精英缺失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基层设施条件吸引着乡村青年涌入城市工作生活,农村随处可见的是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城市的繁闹和乡村的落寞形成鲜明的对比,乡村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困境。首先,表现在村两委班子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其次,在乡成长、在外发展的精英人士缺少反哺家乡的平台。再者,在乡村民大多无经营发展理念,新型农民缺失。

2.2 乡风乡情淡薄 在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

中,石龙洞村由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化为了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半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越来越少,伦理道德规范不再是乡村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反之,追求经济利益成了大多数村民的行事逻辑,地方性知识的缺失使得传统小共同体趋于瓦解,在现代契约精神也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石龙洞村村民既无道德约束,也无法律意识,乡风乡情淡薄,乡风文明涣散。

2.3 民族文化消逝 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民族地区,人们在出生、生病、结婚、死亡等生命的关键节点,为了祈求神灵的庇佑,会请巫师开展民间仪式来免除灾祸,迎接幸福。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也创造出款式风格各异的民族服饰和民族歌曲。各民族不同自然环境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特色民居,如土家族吊脚楼、侗族的风雨桥、藏族碉房、傣族竹楼及蒙古族的蒙古包。如今,一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许多村民不再相信神灵,民间仪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二是随着建筑工艺的提升,现代民居与传统特色民居相比舒适度更高,大量的老旧的特色民居被拆除。三是人们审美观发生改变,服饰的类型更加多样化和现代化,更多的是追求个性而不是民族性,使得民族服饰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四是网络通信技术日益发达,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听各类流行歌曲,不再局限于曲调单一的民族歌曲。对游客极具吸引力的民族文化面临着逐渐消逝的风险。

3 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路径选择

3.1 培养和留住乡村人才,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乡村精英是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的人才保障。在“国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中,乡绅在乡土社会中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利用自身的权威和钱财,建设乡村,维护着一方的安宁。现在国家的权力延伸到乡村,村两委是由国家赋权的基层组织,领导着乡村各项事业的开展,新时代的乡贤则主要辅助村两委开展各项工作,是村两委的智力库和监督者,在村两委和新乡贤的带领下,新型农民是进行乡村旅游建设的主体力量。新时代的乡土社会通过这3类人才的相互配合,共促乡村旅游发展。

村两委班子成员要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搭建乡村旅游服务平台,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协会等,并通过个人能力申报项目来获取发展旅游的资金,这就要求村两委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服务意识,定期开展能力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会有助于提升其文化水平和服务意识。

一般认为,新乡贤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7]。他们虽然在城市拼搏多年,但是一直深深依恋着家乡,不仅拥有现代知识观念,还对家乡的传统文化了解颇深,是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桥梁和纽带,可通过自身的品德素养培育文明乡风,利用自身的资财和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投资乡村旅游项目,辅助村两委制度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为了吸引新乡贤返乡发展乡村旅游,首先,可修建

宗祠,编写族谱,让乡村充满历史感,认祖归宗有地可去,有书可寻。其次,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增加同乡人的感情,与在外精英保持联系,让他们了解家乡发展动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其返乡建设家乡。第三,组建乡贤参事会,一方面为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提供平台,另一方面,促进集中权威的形成,有利于提高话语权。第五,开展最美乡贤评选活动,给与一定的荣誉激励。最后,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不仅要吸引乡贤回村,还要让乡贤愿意长久的留在乡村,助力乡村发展。

乡村旅游长久持续稳定的发展最终还是得靠乡民,培育新型农民,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投身于乡村旅游的建设之中,通过办民宿、生态农家乐、生态采摘园,或者开小商铺售卖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服饰等方式获取经济收益。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显得至关重要,首先,开展乡村旅游促发展教育宣讲会,让更多的村民了解旅游将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并鼓励村民成为乡村发展旅游的一员。其次,开展服务技能培训活动,提高村民的专业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第三,开展市场分析培训会,提高村民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市场分析能力,树立合作共赢的现代经营理念,根据各地游客的喜好和游玩高峰期来进行合理的经营决策,以乡土自然和文化资源为基础、以专业化的市场分析为导向、以自主创新的商业模式为手段,及时深入研究城市旅游者的需求,把握乡村旅游的市场趋势,避免资源的浪费。最后,以土地联合经营为核心,联合新型农民形成合作经营组织,综合利用乡村的景观资源和农业景观,建设乡村旅游基地,提供多方面、全方位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乡村旅游的规模发展^[8]。集村两委领导班子、新乡贤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3类人才之智,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共促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3.2 培育文明乡风,营造和谐的乡村氛围 在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乡村正在经历转型阵痛期。一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宗族社会逐步瓦解,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作用减少,村民不再畏惧宗族长老等民间权威的管教。二是随着行政村的建立,村庄范围的扩大,乡村已不再是信息对称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了半熟人社会,从而导致道德舆论成本降低。三是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传统的乡村整体观越来越弱,现代的个人独立逐利观越来越强且逐渐成为村民的主流思想。尤其是近年来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一些长期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建设中,受到现代化市场经济影响的村民,不再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判断标准,转而以获取最高利益为第一追求,乡风不再如往日般淳朴,许多村民不再以村庄的整体利益为首位,而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村庄内聚力降低,产生了一些损坏双方利益的恶性竞争行为和欺骗消费者的不正当牟利行为。

淳朴的乡风乡情是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的精神动力。首先,通过创办文明实践活动室,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如在乡村旅游地开展清理垃圾、免费导游、提供爱心雨伞等志愿活动。其次,开展“最美”评选活动,对在村内致力于旅游事业、

维护景区公共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的村民,颁发荣誉证书,发挥好人效应。第三,在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中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村民、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处于动态变化发展之中,确保各主体之间利益分配均衡,让各经营主体公平、公正地获取收益,避免因产生利益纠纷,破坏互助互爱的旅游氛围,促进乡村旅游良性循环。最后,可由村中德高望重的文化乡贤主持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内营造一种团结互助、崇德尚贤的良好氛围,使乡村旅游区成为游客忘记烦恼的圣地。

3.3 挖掘民族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文化旅游村 旅游业是经济行业,更是文化行业,旅游一定程度上是对“他文化”的一种欣赏和探求^[9]。众多民族乡村凭借着地理位置和天然的自然资源优势,开发溶洞探险、峡谷游、农业采摘观光园等浅层次的游玩项目,但是却忽视了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深层次文化资源,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民族文化本身在不断地消逝之中,另一方面也由于乡村旅游开发者对文化旅游资源的不重视,盲目照抄其他旅游业较为成功的乡村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各地之间的差异性。

独特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的文化支撑。在民族文化逐渐失去受众的今天,乡村旅游这个媒介可以对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保护和传承作用^[10]。首先,重视文化乡贤的作用,评选其为民族文化传承人,给与一定的经济报酬,挽救濒临消失的文化资源,传承民族文化,并将其转化为乡村旅游资源。其次,建设乡村文化长廊和村民文化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开展民族文化展演活动,诸如民族歌舞、民间仪式等都是表演的内容,将民族文化由生活的后台搬往表演的前台。第三,恢复和重建民族特色民居,打造一个乡村文化空间。不同民族的民居风格各异,其不仅是当地自然环境的反映,还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恢复和重建民族特色民居,并将其开发成特色民宿供游客居住体验,让游客能直观且快速的察觉到异民族文化特色,成为乡土社会中的一员。最后,开办原滋原味的农家乐,烹饪民族特色美食,农家乐的食材选用自家种植的蔬菜、喂养的家畜,采用传统特色烹饪法,制作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美食,让游客住其所住,吃其所吃,乐其所乐,想其所想,感受最本真的民族文化。

4 结论

因乡村旅游与乡村紧密的关联性,以及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功能,故乡村旅游被广泛地认为可成为拯救凋敝乡村的一种重要内生力量^[11],其在民族贫困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村民脱贫致富、乡村产业聚集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具有诸多好处和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是大势所趋,但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旅游存在乡村精英缺失、乡风乡情淡薄及民族文化消逝等现实困境,通过培养和留住乡村人才、培育乡风文明和挖掘民族文化内涵这3项举措,激发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在村两委的领导下,新乡贤带领新型农民在

程,保幼激素将环境因素转化为胰岛素信号而产生影响,且卵中的卵黄蛋白含量也对等级分化起重要作用^[16]。

白背飞虱成虫有长翅型和短翅型2种翅型,已知的影响白背飞虱翅型分化的外界因素包括温度、光周期、虫口密度和水稻的营养条件等^[3-5],其中水稻的营养条件恶化会造成生境中白背飞虱若虫在发育过程中向长翅型转化,并迁飞扩散。该研究从形态测量学角度测量白背飞虱不同翅型成虫的前翅长度与后翅长度,通过数据比对,发现长翅型雄成虫后翅与前翅的比值和长翅型雌成虫后翅与前翅的比值无显著差异;但长翅型雌成虫前翅与短翅型雌成虫前翅的比值明显小于长翅型雌成虫的后翅与短翅型雌成虫后翅的比值,且短翅型雌成虫的前翅与后翅的比值显著大于长翅型雌成虫的前翅与后翅的比值。这表明短翅型雌成虫的后翅相对于前翅变小得更为明显。此外还发现短翅型白背飞虱雌成虫前翅中的横脉至翅尾长度与前翅长度的比值只有0.231+0.024,明显小于白背飞虱长翅型雄成虫和长翅型雌成虫的比值(分别为0.387+0.012、0.388+0.012),差异达显著水平。这说明与长翅型雌雄成虫相比,白背飞虱短翅型雌成虫前翅中的横脉更靠近翅尾。目前已经证实胰岛素受体在稻飞虱长、短翅型分化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受体2含量低时,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就会开启,稻飞虱能生成长翅型,而当受体2含量高时,转导信号就会关闭,稻飞虱就能生成短翅型^[14-15]。然而有关白背飞虱短翅型雌成虫的后翅与前翅相比变小幅度更大、更明显的分子机理尚未见报道,同样白背飞虱短翅型雌成虫前翅中的横脉更靠近翅尾的分子机制也不清楚,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HU C X, FU X W, WU K M. Seasonal migration of white-backed planthopper *Sogatella furcifera* Horváth (Hemiptera: Delphacidae) over the Bohai Sea in northern China [J]. *J Asia-Pac Entomol*, 2017, 20(4): 1358-1363.
- [2] MA M Y, WU Y, PENG Z P, et al. Migration analysis of *Sogatella furcifera*

- (Hemiptera: Delphacidae) in the northeastern Hunan province in June [J]. *Population ecology*, 2017, 46(4): 757-765.
- [3] 程遐年, 吴进才, 马飞. 褐飞虱研究与防治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
- [4] 安志芳, 于居龙, 彭娟, 等. 稻飞虱翅型纯系后代个体的翅型分化对光周期变化不敏感 [J]. *昆虫学报*, 2014, 57(11): 1306-1314.
- [5] LIN X D, LAVINE L C. Endocrine regulation of a dispersal polymorphism in winged insects: A short review [J]. *Curr Opin Insect Sci*, 2018, 25: 20-24.
- [6] ZERA A J. Juvenile hormone and the endocrine regulation of wing polymorphism in insects: New insights from circadian and functional-genomic studies in *Gryllus* crickets [J]. *Physiol Entomol*, 2016, 41(4): 313-326.
- [7] ZHAO J, ZHOU Y L, LI X, et al. Silencing of juvenile hormone epoxide hydrolase gene (*Nljeh*) enhances short wing formation in a macropterous strain of the brown planthopper, *Nilaparvata lugens* [J]. *J Insect Physiol*, 2017, 102: 18-26.
- [8] YU J L, AN Z F, LIU X D. Wingless gene cloning and its role in manipulating the wing dimorphism in the white-backed planthopper, *Sogatella furcifera* [J]. *BMC Mol Biol*, 2014, 15: 1-9.
- [9] LI K Y, HU D B, LIU F Z, et al. Wing patterning genes of *Nilaparvata lugens* identification by transcriptome analysis, and their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profile in wing pads between brachypterous and macropterous morphs [J]. *J Integr Agr*, 2015, 14(9): 1796-1807.
- [10] LIU F Z, LI K Y, LI J, et al. *Apterous A* modulates wing size, bristle formation and patterning in *Nilaparvata lugens* [J]. *Sci Rep*, 2015, 5: 1-12.
- [11] LIN X D, YAO Y, WANG B, et al. JNK signaling mediates wing form polymorphism in brown planthoppers (*Nilaparvata lugens*) [J]. *Insect Biochem Molec*, 2016, 73: 55-61.
- [12] XU J J, WAN G J, HU D B, et al.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tissue and developmental expression profiles of *cryptochrome* genes in wing dimorphic brown planthoppers, *Nilaparvata lugens* [J]. *Insect Sci*, 2016, 23(6): 805-818.
- [13] ZHOU J C, LEI C, SHI J K, et al. *Tra-2* mediates cross-talk between sex determination and wing polyphenism in female *Nilaparvata lugens* [J]. *Genetics*, 2017, 207(3): 1067-1078.
- [14] XU H J, YUE J, LU B, et al. Two insulin receptors determine alternative wing morphs in planthoppers [J]. *Nature*, 2015, 519: 464-467.
- [15] XU H J, ZHANG C X. Insulin receptors and wing dimorphism in rice planthoppers [J]. *Philos T R Soc B*, 2017, 372: 1-6.
- [16] LIBBRECHT R, CORONA M, WENDE F, et al. Interplay between insulin signaling, juvenile hormone, and vitellogenin regulates maternal effects on polyphenism in ant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3, 110: 11050-11055.

(上接第120页)

不破坏自然和文化生态的前提下,营造和谐美好的乡村旅游环境,打造农旅和文旅相结合的民族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注重社区的权益^[12],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N]. 人民日报, 2015-02-02(001).
- [2] 宋明轩, 谢春山. 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理念、历程和模式比较分析 [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4): 385-391.
- [3] 肖佑兴, 明庆忠, 李松志. 论乡村旅游的概念和类型 [J]. *旅游科学*, 2001(3): 8-10.

- [4] 杨旭. 开发“乡村旅游”势在必行 [J]. *旅游学刊*, 1992, 7(2): 38-41, 61.
- [5] 张莹.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农旅融合提升发展研究 [J]. *农业经济*, 2019(4): 44-46.
- [6] 李俊杰, 李云超. 关于民族地区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6(3): 70-75.
- [7] 胡鹏辉, 高继波. 新乡贤: 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20-29.
- [8] 王云才, 许春霞, 郭焕成. 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趋势 [J]. *干旱区地理*, 2005, 28(6): 862-868.
- [9] 尹振华. 开发我国乡村旅游的新思路 [J]. *旅游学刊*, 2004, 19(5): 40-44.
- [10] 卢世菊.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考 [J]. *理论月刊*, 2005(8): 70-72.
- [11] 尤海涛. 基于城乡统筹视角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D]. 青岛: 青岛大学, 2015.
- [12] 曹端波.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J]. *保山师专学报*, 2008, 27(4): 74-78.